

# 婦女新知

## Awakening

1989年8月1日出版

# 87

封面人物：林正杰、汪臨臨



十大婦女聯合政見

向活人要死人錢？

一樣的月光，不一樣的心情

從史脫樂到許曉丹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 — 目錄 —

- 1 淪陷的身體  
〈社論〉 顧燕翎
- 2 我是絕不妥協的！  
〈封面人物〉  
——期望成爲國會鐵娘子的汪臨臨 沈怡
- 4 我其實比較像老子  
——從街頭走向國會的林正杰 鄭美里
- 5 政治的第二性——專訪楊祖珺 鄭美里
- 7 男人在說什麼？  
〈女人的感觸〉 沙凡
- 8 從東京都議會選舉論日本婦女的政治參與 楊碧雲
- 12 前面的路還正長——姐妹成長營後記 鄭美里
- 14 向活人要死人錢？  
〈婦女與法律〉 尤美女
- 16 從史脫樂到許曉丹 李欣芳
- 18 一樣的月光，不一樣的心境  
〈姐妹園地〉 游美未
- 20 婦女新聞 安小石、暢曉雁

婦女新知 八十七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彭婉如

編輯／鄭美里

美術編輯／何維民、鄭美里

發行組／黃錫琴、楊瑛瑛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芬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三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三〇三三三

郵政劃撥／第〇五二六一八八八八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登誌字第三〇二二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永享彩色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四一九三六

零售／每本新台幣四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四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向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王碧蘭)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 842. 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 淪陷的身體

長久以來，女性的身體始終是男性所控制的淪陷區，何時收復失土，有待女性集體的自覺與努力。

從生理的觀點來看，性行為一向是人類生活中僅次於飲食的一項重大需求，但是由於男女的身體結構有異，性交所引起的懷孕，卻必須由女方獨力承擔。而懷孕除了導致個人身心的變化、行動的不便以及生產的危險以外，也涉及新生命的製造和家庭結構、人口結構的改變等，因此牽連到家庭生活、人口政策，以及社會、經濟等各層面。

在傳統男性中心社會裡，為了有效控制因懷孕而產生的種種複雜問題，在積極發展避孕方法之前，採取了一個簡單而殘酷的手段，就是對女性身體的絕對控制，使其成爲一個男子的專有物，以減少其在男性主子允許之外的懷孕可能性。在某些文化中，主子的所有權甚至始於婚前，延續到男子死後。因此女子若有不幸婚外懷孕，不論是否自願，除了一死之外，只有偷墮胎一途。而婚內懷孕的女子，若因經濟或其他因素，無法養育新生子女時，除

了墮胎、溺嬰、毒兒等下策外，也別無解決之道。但是男性統治者並未因此滿足，還一再以立法來對墮胎行為加以防範或處罰，如德國在一九二九年通過的刑法二一八條，我國在一九三五年通過的刑法墮胎罪等。

禁止墮胎固然是管制女性身體的一種手段，允許或者鼓勵墮胎卻也並不意謂著女性已獲得了身體自主權。例如，中共爲了舒解人口壓力，在一胎化政策之下，往往強迫墮胎；甚至在工廠中，強制登錄女性工人的月經週期，更是踐踏女性尊嚴的作法。

由於生育問題的牽涉層面頗廣，因此在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運動中，墮胎問題往往被政治化，做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之一。例如，德共雖然一方面承認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另一方面卻試圖把二一八條描繪成階級壓迫的工具，強調該法條使得無產階級婦女因爲缺乏社會資源，而失去對自身

顧燕翎

的控制，進而企圖將墮胎合法化運動扭轉成階級鬥爭。直到一九六〇年代第二波婦運興起，女性意識覺醒，婦女才真正體會到收復身體自主權的重要，以女性有權控制自己的身體，做爲墮胎合法化運動的重要訴求。但可以想見，也因此受到守舊勢力的劇烈頑抗，而發生診所被焚等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此次美國聯邦法院的反撲，重新對人工流產加以限制，也是一例。相形之下，我國雖已於一九八四年通過優生保健法，大幅度放寬了對人工流產的限制，但是其著眼點仍在於人口政策、減少社會問題、優生、健康等因素，而且已婚婦女仍需獲得丈夫的同意。則政府、醫界、丈夫等以男性爲主的統治層面仍握有女性身體的絕大主權；換言之，女性的身體仍是爲男性所控制的淪陷區，何時收復失土，有待女性集體的自覺與努力。■



本期封面人物，分別訪問正卯足勁爭取國民黨北區立委黨內提名的汪臨臨及民進黨角逐南區立委的林正杰。此外，民歌手出身的楊珺從事社會運動多年，一直是林正杰的親密戰友，她的想法也是我們所好奇的。

# 我是絕不妥協的！

## 汪臨臨期望成爲立院鐵娘子

汪臨臨，民國三十一年生，祖籍山東濟南，擔任黃主文委員的助理六年，現爲中華民國國會助理聯誼會理事長。精緻的化妝，俐落有韻的服飾，一口標準國語珠玉有力。輪廓深刻的臉龐左臉大右臉小，識面相的耆老說「是理性聰明之貌」。

這位讓集思會饒顯奇委員早就戲稱「汪委員」的國會助理，擬質詢稿時快筆犀利，人際往還隱有大將之風的汪臨臨，面對今年的參選，她形容：「我競選，老闆比我還緊張」，顯示黃主文的充份支持。採訪過程中，黃委員大部份時間均在場，偶作「補充說明」。

問：身爲一位國會助理，你認爲自己有什麼有利的條件，參選主委？

汪：最根本的因素是我對政治有興趣，沒有錢、沒有背景，想要獲得權勢，參選唯一的一條路。

十二年前我三十歲出頭，就在桃園選過議員，結果却被黨部指示去替歐憲瑜跨刀

，結果差兩百多票落選，總共才花了十七萬元。

之後我在桃園開了家「家政補習班」，有烹飪、美儀、美姿等課程，大部份項目由自己擔任；也是在那時候結識了許多地方人士，我這補習班成了政治人物必爭之地。這些年來我幫過許多人競選，當然也幫黃委員，他當選後，我才來擔任他的助理。（註：黃主文委員是桃園地區增額主委）。

### 從助理躋身國會

我今年出來參選的動機，一方面由於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意願，二來要從今年二月帶團考察日本國會談起。這些先進國家的民意代表不是法學專家，就是從議會助理做起。通常要從國會新人要揣摩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方面也很訝異，我們從來沒有從助理出來競選的代表。

### 沈怡

我已經擔任國會助理六年，日本的每日新聞在採訪中也鼓勵我應該出來；回來之後我對情勢作了一次評估，這回把台北分成兩個選區，北區大多是新人出來競選，時勢很好。

何況這幾年我對國會的現象一直有無力感，非常願意盡心力，但是沒有舞台，我自信自己能做得很好。

問：所謂對「國會現象」產生無力感，是指什麼？

汪：國會中有在野黨之後，正式步入政黨時代，但是兩黨「協商」或「抗爭」方式都脫軌。在野黨一味用強烈的抗爭顯示立場，而增額委員當選書記長之後，是否真正扮演協商角色？是不是「專業立委」太少，枱面上的動作太多？

問：你的政見取向呢？

汪：我的專長在財經方面（註：汪是銘傳商專畢業），不論是環保、農業、或社會運動，問題都出在財經政策。



另外，婦女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有關婦女的生活問題、法案，是否能獲得真平等？

當然，我自己是國會助理，提高助理的地位更是刻不容緩，我曾為助理下過一個定義，就是「比一般人容易進入立法院的閒雜人等」，這種比喻可以理解我們的地地位有多低吧。其實建立助理制度、提昇助理地位，和健全國會是相輔相成的。

這時汪臨臨指身旁的黃委員，說：「助理制度就是黃委員發起的，而且國會助理聯誼會，如果不是他在背後支持，恐怕也成立不起來。」

黃接口：她的能力是擅長人際、組織，桃園的女青商會就是由她創立，還擔任女獅子會會長……。

汪：我就是喜歡這些，我的能力也在這



汪臨臨揭發軍中黨部有賄選嫌疑，引起國民黨內不小震撼。

裡。我為老闆做好公關，從他那兒也學到許多談事技巧、法學素養。

### 保障反成限制

問：你不太贊成婦女保障名額？

汪：不贊成。保障名額的比例反而限制女性參與的名額，保障名額取消後，提名、出馬競選的女性一定會增加，這個意識要覺醒。（話鋒一轉）這次黨內初選，洪冬桂在最後一天才決定參選立委項目；按規定要兩百六十個人推薦聯署，還要蓋小組長、分部、區黨部的章，一天怎麼辦得出來？她還說是總統徵召，我看不是李登輝打她的牌，是她打李登輝牌！

套句李主席的話「要辦好黨內初選，要贏得民心」，要贏得年底大選，也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結果呢？都是長官意識在扭曲黨員意識，可不是郝柏村一句話就守中了，就趙振鵬了；我能落實到基層，到真正的民衆民意，我是不接受任何妥協的。

初選就是強調戰鬥性、使命感，和本身的能力，我已經做好熱身，準備起跑，却看到別人有直昇機為他助跑，你不用跑就知道他會到達終點，這公平嗎？

### 政治不必玩弄權術

問：女性的確比較強調公平；在這狀況下，你是不是還有信心跑到終點？為什麼？

汪：我有廿一年黨齡，最怕看到黨變成一個「特種黨部」，我不是攻擊國民黨，

一個執政黨為什麼要製造這麼多的權術？政治需要高度的智慧，不一定要玩弄權術，太過份複雜化。我的智慧是可以看透這些，屑與不屑罷了。

問：所謂看透，是指直覺判斷嗎？有人說女人的第六感比較靈敏？

汪：我想我是，我的直覺判斷都很正確（徵詢黃委員「是不是？」黃點頭），很少事情不看穿的，接招輕輕鬆鬆，四兩撥千金。

問：根據「婦女新知」的問政調查顯示，黃委員好像很少提及婦女問題，作為他的女性助理，你的意願呢？

汪：我們委員當然提過許多和婦女有關的法案，像夫妻財產制、像離婚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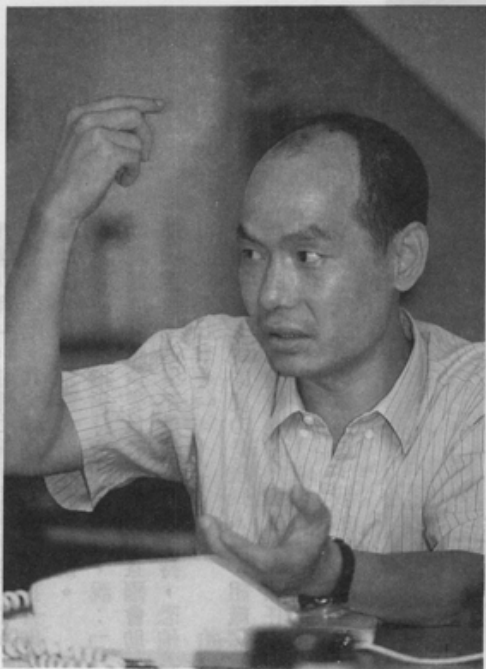
黃：這要從兩方面來看：婦女新知的調查可能是這兩年的，我對婦女問題的關切比較早就開始了；另外，談婦女也就是談人權，我是包涵在基本人權這個大原則裏談的，光是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的質詢，我就提出過五次。最近比較大的心力放在大陸政策上。

問：婦女選民必然是你主要的訴求，對女性選民你有什麼建議？

汪：一、婦女比較不關心政治，但至少應支持女性候選人當選，或者支持尊重婦女的代表。二、婦女應用選票來代替她的實力，也表示對事務的關心。三、政治不是硬梆梆、碰不得的。婦女應從關心公共政策開始，如環保、治安、捷運系統，利用自己的團體，反映意見，必要時形成壓力團體，就是很好的政治參與。

# 我其實比較像老子

## 從街頭走向國會的林正杰



民國四十一年出生  
福建省東山縣人  
東海政治系、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畢業  
曾任郭雨新、康寧祥助選員  
台北市第四、五屆市議員  
黨外公政會秘書長  
現任民進黨中常委

七月七日，記者來到林正杰的競選服務處採訪，這位曾有「街頭小霸王」之稱的民進黨戰將，在採訪過程中始終撥弄著桌上的筆，隱隱透露出他內向的個性和深沈的思慮。

當記者驚異於他的溫文儒雅與街頭戰將的形象完全不符時，他笑著回答：「上街頭是被逼得非如此不可！」

以國會政策分析者自居的林正杰，能否如願進入國會殿堂雖然仍是個未知數，但對傾心於老子思想的他，作爲一個謀士是更爲合適的吧！

問：能不能先談談你對台灣婦女處境的認知？

答：我想台灣婦女的處境跟婦女運動的處境差不多，從呂秀蓮時代到婦女新知，一直到現在，簡單地說，是從草創期到深層討論期，現在已經要進入制定公共政策的時期。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婦女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婦女的地位比起呂秀蓮時

代已經提高很多。因爲在開放的社會裡，被壓迫者的命運都有改變的可能，也都能同時得到解放。

### 婦女選票並不保守

問：儘管婦女的教育水準提高，但政治參與度仍偏低，在選舉時往往被視爲可以動員的一群，換個角度，即候選人並不特別重視婦女，民進黨也不例外，你的看法如何？

答：常有人說婦女選票比較保守，但是我認爲不盡然，問題在於政治人物不知道婦女關心的是什麼，有沒有針對婦女所關心的問題在做。如果沒有，婦女如何能產生共鳴？

我常自問民進黨對婦女付出多少關切，一天到晚打高空，只關心統獨問題，當然得不到婦女的認同，這是過去的策略錯誤。反觀國民黨採取柔性訴求，基層的組織



工作較為成功。

我想可以這麼說，民進黨在民主政治上有其進步性，但在婦女方面則顯現不出，因為大家都是台灣老舊意識的受害者，至今沒有解放。

即使民進黨的婦女黨員也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行政事務都是女性在做，而男性翹起二郎腿大談政策，這是很嚴重的。其實在運動中有很多女性精英，只是民進黨一直沒有好好重用她們，像這次呂秀蓮回來，民進黨竟然安排不上一個位置給她。而民進黨知名女性通常是非常 *aggressive*！

*Hostile* 的，因為她們必須困於心、衝於慮，比男性加倍的辛苦。

### 女性的沙豬

不過，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即使身為女性也不見得就關心婦女，像很多因婦女保障名額選上的民意代表，很少針對婦女問題在問政，所以婦女參政者本身是否覺醒，是一個問號。再者，有很多女強人甚至是男性沙文主義者，本身具有男性價值觀，更看不起落後掉隊的女性。反應過度或

## 政治的第二性

### 專訪楊祖珺

鄭美里

一九八三年楊祖珺以「壓不扁的玫瑰」自許，出馬參選立委。六年後她說：「我要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

問：你跟林正杰在政治觀念上是否完全一致？

答：大致如此，但我們在作法上會有一些辯論。對政治的看法，我比較從感性的角度出發，例如像統獨問題，我傾向在感

情上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而林正杰則往往從理性的思考出發，為台灣本土人民的利益作考慮。

問：林正杰入獄期間，你時常外出演講，參與各項活動，被當作「後動女工」，

氣勢不夠強是女性給人較不好的印象。

問：這次競選立委，你提到將以國會政策分析者自居，那麼你認為婦女議題應如何進入國會？

答：目前國會因為結構因素功能不彰，仍未能把社會議題放入決策，因此改造國會是刻不容緩的事。此外，任何社會運動都要有政策遊說的策略，比方說把你們的意見以國中程度的文字表達出來，向立法委員遊說，讓他們明白問題的嚴重性。立委對專門的事務不見得了解，因此文字要盡量淺白。

問：以國會而言，男性從政者仍佔多數，是不是會對進步的婦女觀念產生本能的抗拒？

答：本能的抗拒不會有，因為一般人並不排斥進步的觀念，甚至從年輕的助理或者婦女會等團體著手都可以。進步的婦女團體帶頭跑，官方或半官方的團體在後頭跟著跑，整個社會就會進步。例如，救國團現在也有一點開明性，因為不如此，勢必會遭到淘汰。

問：民進黨被批評為既不夠關心婦女，卻又將婦女團體視為外圍團體，你的看法如何？

答：婦女團體應該是民進黨的學習對象，而非外圍團體。政黨跟社會運動團體的關係要釐清，因為政黨已經體制化，而社團則有較大空間。政黨應向社團團體吸收新觀點，而不要想支配它，否則只會顯出自身的愚蠢，並使社團團體死亡。

問：你這次競選的政見，有沒有婦女議題在內？

心裡有何感受？

答：被當作後勤女士，不只是在林正杰入獄期間，事實上長久以來一直如此。結婚之後，在這七年間，凡是在做比較辛苦的幕僚、行政工作時，我可以很有主見的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每當要作決策或站在台前時，就會被人以「林正杰的太太」看待。當然，一方面我個人也有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對這樣的現象仍感不滿。我一直要求自己在家裡跟女人比，在外頭跟男人比，不要以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有藉口，但有一段時期我感到非常挫折和沮喪，幾乎對男性主導的社會投降，後來才好一點。現在林正杰參選，各方面資源還很不夠，我必須幫助他，等選舉過後我就要撤出，免除作「後勤女工」的困擾，去開創一片自己的天空。

問：可能往那方面發展？

答：還未確定，但可能是開拓物質的資源，因為這些年來，我們幾乎完全沒有為物質基礎設想，漸漸地我發覺要作任何事情，物質還十分重要，因此我必須尋找物質來源。我的感覺是，在不牽涉政治時，婦女地位較有保障，但一涉及政治，婦女就變成了第二性，這是結構性的問題，短期內不容易改變。

在林正杰服刑期間，很多朋友勸我出來競選，認為以當時的形勢極有可能選上，但我堅持不願以家屬身份參選，寧可協助蔣仁堅競選，因為我很切實地要求自己克服作為太太、家屬的角色所受的束縛。

問：印象中，民進黨似乎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政黨？

答：目前為止的確如此，簡單地說，男性沙文又不成熟面對男女關係，從中央黨部到地方黨部都一樣，這跟教育有關，因為大家都是同樣的教育環境下長大的。

問：談了很多外在的壓力，那麼你們的婚姻關係是否平等、解放？

答：剛結婚時不太容易逃脫傳統的束縛，但是我們一直在學習，碰到很多事情都坐下來談，很殘忍地在自我反省，像現在我已經不會有猜疑嫉妒的心理，但大約在我們結婚四、五年後，一方面因為我們自己的時間太少，一方面因為我們自己的致感性就少了。換句話說，就是比較沒有情調，這樣這是我們婚姻結構性的問題，到現在情況還是這樣。

問：身為女性，你又有相當強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為什麼沒有積極投入婦運？

答：從事社會服務和社會運動這些年來，婦女問題一直是我注重的問題之一，但一直沒有被我列為第一優先，我曾經反省過，但反省得還不夠徹底，可能是因為機緣的關係。

但在我從事政治、社會運動時都會碰到婦女問題，因此，當初我競選立委時，就提出許多婦女方面的政見。至於沒有加入婦運的行列，跟我被貼上政治標籤有關吧！但我還是非常關心婦女的問題，像前年拯救難妓行動時，我知道消息後就主動去參與。

答：當然，我是以深層的生態哲學貫穿到每個觀點，而所有的綠色理念是以婦女為樞紐。（說到這兒，林正杰起身復印了一份西德綠黨的婦女黨綱給記者參考。接著他並半帶產澀、半帶得意的提出他對老子的創見。）

### 綠色理念以婦女為樞紐

事實上，我的個性比較傾向於老子的思想，以我對老子的研究，我認為老子極可能是女性，也常常因此被朋友取笑。

問：你跟楊祖珺的婚姻關係平等嗎？

答：我跟祖珺一起上街頭，但回到家都是她在燒飯，因為我不會。如果要我練習的話，她勢必就得忍受一段時間，我想這是教育的問題。但我也自覺到這樣的不平等，所以會儘量花時間陪小孩。

我的感覺是即使是個別的家庭自覺了，但社會壓力卻壓迫而來。例如，我在服刑期間，祖珺成了後勤女工，等我出獄後，朋友叫她可以回去了，這樣的事情常使我覺得個別的小家庭很難與社會對抗。

問：你對婦女團體提出的「婦女聯合政見」有何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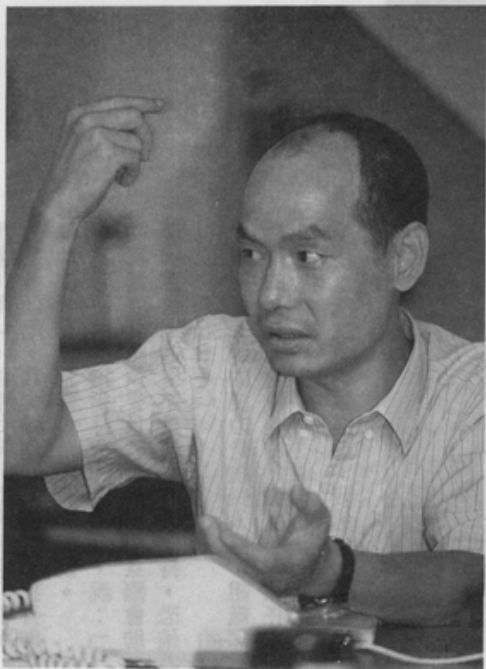
（林正杰仔細看了一遍記者帶去的政見內容）

答：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但婦女政策中還應增加對男性的部份。另外，婦女在爭取親子監護權時，不能推到極端，在德國已經有男人抱怨沒有親子權，這只會培養一大堆怨恨婦女的男人，所以應該要同時兼顧男女。



# 我其實比較像老子

## 從街頭走向國會的林正杰



民國四十一年出生  
福建省東山縣人  
東海政治系、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畢業  
曾任郭雨新、康寧祥助選員  
台北市第四、五屆市議員  
黨外公政會秘書長  
現任民進黨中常委

七月七日，記者來到林正杰的競選服務處採訪，這位曾有「街頭小霸王」之稱的民進黨戰將，在採訪過程中始終撥弄著桌上的筆，隱隱透露出他內向的個性和深沈的思慮。

當記者驚異於他的溫文儒雅與街頭戰將的形象完全不符時，他笑著回答：「上街頭是被逼得非如此不可！」

以國會政策分析者自居的林正杰，能否如願進入國會殿堂雖然仍是個未知數，但對傾心於老子思想的他，作為一個謀士是更為合適的吧！

問：能不能先談談你對台灣婦女處境的認知？

答：我想台灣婦女的處境跟婦女運動的處境差不多，從呂秀蓮時代到婦女新知，一直到現在，簡單地說，是從草創期到深層討論期，現在已經要進入制定公共政策的時期。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婦女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婦女的地位比起呂秀蓮時

代已經提高很多。因為在開放的社會裡，被壓迫者的命運都有改變的可能，也都能同時得到解放。

### 婦女選票並不保守

問：儘管婦女的教育水準提高，但政治參與度仍偏低，在選舉時往往被視為可以動員的一群，換個角度，即候選人並不特別重視婦女，民進黨也不例外，你的看法如何？

答：常有人說婦女選票比較保守，但是我認為不盡然，問題在於政治人物不知道婦女關心的是什麼，有沒有針對婦女所關心的問題在做。如果沒有，婦女如何能產生共鳴？

我常自問民進黨對婦女付出多少關切，一天到晚打高空，只關心統獨問題，當然得不到婦女的認同，這是過去的策略錯誤。反觀國民黨採取柔性訴求，基層的組織

工作較為成功。

我想可以這麼說，民進黨在民主政治上有其進步性，但在婦女方面則顯現不出，因為大家都是台灣老舊意識的受害者，至今沒有解放。

即使民進黨的婦女黨員也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行政事務都是女性在忙，而男性則起二郎腿大談政策，這是很嚴重的。其實在運動中有很多女性精英，只是民進黨一直沒有好好重用她們，像這次呂秀蓮回來，民進黨竟然安排不上一個位置給她。而民進黨知名女性通常是非常 *agony*！

*Hesitate* 的，因為她們必須困於心、衡於慮，比男性加倍的辛苦。

### 女性的沙豬

不過，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即使身為女性也不見得就關心婦女，像很多因婦女保障名額選上的民意代表，很少針對婦女問題在問政，所以婦女參政者本身是否覺醒，是一個問號。再者，有很多女強人甚至是男性沙文主義者，本身具有男性價值觀，更看不起落後掉隊的女性。反應過度或

## 政治的第二性

### 專訪楊祖珺

鄭美里

一九八三年楊祖珺以「壓不扁的玫瑰」自許，出馬參選立委。六年後她說：「我要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

問：你跟林正杰在政治觀念上是否完全一致？

答：大致如此，但我們在作法上會有一些辯論。對政治的看法，我比較從感性的角度出發，例如像統獨問題，我傾向在感

情上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而林正杰則往往從理性的思考出發，為台灣本土人民的利益作考慮。

問：林正杰入獄期間，你時常外出演講，參與各項活動，被當作「後動女工」，

氣勢不夠強是女性給人較不好的印象。

問：這次競選立委，你提到將以國會政策分析者自居，那麼你認為婦女議題應如何進入國會？

答：目前國會因為結構因素功能不彰，仍未能把社會議題放入決策，因此改造國會是刻不容緩的事。此外，任何社會運動都要有政策遊說的策略，比方說把你們的意見以國中程度的文字表達出來，向立法委員遊說，讓他們明白問題的嚴重性。立委對專門的事務不見得了解，因此文字要盡量淺白。

問：以國會而言，男性從政者仍佔多數，是不是會對進步的婦女觀念產生本能的抗拒？

答：本能的抗拒不會有，因為一般人並不排斥進步的觀念，甚至從年輕的助理或者婦女會等團體著手都可以。進步的婦女團體帶頭跑，官方或半官方的團體在後頭跟著跑，整個社會就會進步。例如，救國團現在也有一點開明性，因為不如此，勢必會遭到淘汰。

問：民進黨被批評為既不夠關心婦女，卻又將婦女團體視為外圍團體，你的看法如何？

答：婦女團體應該是民進黨的學習對象，而非外圍團體。政黨跟社會運動團體的關係要釐清，因為政黨已經體制化，而社會運動則有較大空間。政黨應向社會團體吸收新觀點，而不要想支配它，否則只會顯出自身的愚蠢，並使社運團體死亡。

問：你這次競選的政見，有沒有婦女議題在內？



心裡有何感受？

答：被當作後勤女士，不只是在林正杰入獄期間，事實上長久以來一直如此。結婚之後，在這七年間，凡是在做比較辛苦的幕僚、行政工作時，我可以很有主見的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每當要作決策或站在台前時，就會被人以「林正杰的太太」看待。當然，一方面我個人也有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對這樣的現象仍感不滿。我一直要求自己在家裡跟女人比，在外頭跟男人比，不要以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有藉口，但有一段時期我感到非常挫折和沮喪，幾乎對男性主導的社會投降，後來才好一點。現在林正杰參選，各方面資源還很不夠，我必須幫助他，等選舉過後我就要撤出，免除作「後勤女工」的困擾，去開創一片自己的天空。

問：可能在那方面發展？

答：還未確定，但可能是開拓物質的資源，因為這些年來，我們幾乎完全沒有為物質基礎設想，漸漸地我發覺要作任何事情，物質還十分重要，因此我必須尋找物質來源。我的感覺是，在不牽涉政治時，婦女地位較有保障，但一涉及政治，婦女就變成了第二性，這是結構性的問題，短期內不容易改變。

在林正杰服刑期間，很多朋友勸我出來競選，認為以當時的形勢極有可能選上，但我堅持不願以家屬身份參選，寧可協助蔣仁堅競選，因為我很切實地要求自己克服作為太太、家屬的角色所受的束縛。

問：印象中，民進黨似乎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政黨？

答：目前為止的確如此，簡單地說，男性沙文又不成熟面對男女關係，從中央黨部到地方黨部都一樣，這跟教育有關，因為大家都是同樣的教育環境下長大的。

問：談了很多外在的壓力，那麼你們的婚姻關係是否平等、解放？

答：剛結婚時不太容易逃脫傳統的束縛，但是我們一直在學習，碰到很多事情都坐下來談，很殘忍地在自我反省，像現在我已經不會有猜疑嫉妒的心理，但大約在我們結婚四、五年後，一方面因為我們自己的時間太少，一方面因為我們自己的致感性就少了。換句話說，就是比較沒有情調，這樣這是我們婚姻結構性的問題，到現在情況還是這樣。

問：身為女性，你又有相當強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為什麼沒有積極投入婦運？

答：從事社會服務和社會運動這些年來，婦女問題一直是我注重的問題之一，但一直沒有被我列為第一優先，我曾經反省過，但反省得還不夠徹底，可能是因為機緣的關係。

但在我從事政治、社會運動時都會碰到婦女問題，因此，當初我競選立委時，就提出許多婦女方面的政見。至於沒有加入婦運的行列，跟我被貼上政治標籤有關吧！但我還是非常關心婦女的問題，像前年拯救難妓行動時，我知道消息後就主動去參與。

答：當然，我是以深層的生態哲學貫穿到每個觀點，而所有的綠色理念是以婦女為樞紐。（說到這兒，林正杰起身復印了一份西德綠黨的婦女黨綱給記者參考。接著他並半帶羞澀、半帶得意的提出他對老子的創見。）

### 綠色理念以婦女為樞紐

事實上，我的個性比較傾向於老子的思想，以我對老子的研究，我認為老子極可能是女性，也常常因此被朋友取笑。

問：你跟楊祖珺的婚姻關係平等嗎？

答：我跟祖珺一起上街頭，但回到家都是她在燒飯，因為我不會。如果要我練習的話，她勢必就得忍受一段時間，我想這是教育的問題。但我也自覺到這樣的不平等，所以會儘量花時間陪小孩。

我的感覺是即使是個別的家庭自覺了，但社會壓力卻壓迫而來。例如，我在服刑期間，祖珺成了後勤女工，等我出獄後，朋友叫她可以回去了，這樣的事情常使我覺得個別的小家庭很難與社會對抗。

問：你對婦女團體提出的「婦女聯合政見」有何看法？

（林正杰仔細看了一遍記者帶去的政見內容）

答：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但婦女政策中還應增加對男性的部份。另外，婦女在爭取親子監護權時，不能推到極端，在德國已經有男人抱怨沒有親子權，這只會培養一大堆怨恨婦女的男人，所以應該要同時兼顧男女。

# 男人在說什麼？

一個飽受挫折的晚上，在痛定思痛後，我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太了解男人，而決心設法改變這個事實；策略之一是豎起耳朵聽男人說話。結果竟頗有斬獲。

在某個國中與高中生多如過江之鯽的火車站，每天男生們刺耳的叫鬧聲，像浪潮一波波拍擊我薄弱的耳膜；女生相形之下很安靜。「到底誰在聒噪？」不得不在心底自問。最難入耳的是這些未成年男性滑溜順口的三字經。長長短短的猥褻詞句像時髦的裝飾品點綴在他們的各類談話。令人難以想像到底有多少家庭擁有這種慣說粗話、侮辱女性的男人。

習慣上酒家舞廳打發閒時的男子發抒了他對男人打野食的看法：「男人在外做的全是逢場作戲，他們其實是把太太擺在第一，最後一定是回太太身邊的。因為我們知道外面的女人都是看上他們的錢而已。」

我有點訝異：「這麼說，你們男人是明知故犯，甘心作冤大頭？」他豪笑說：「就是嘛。我們男人就是賤！其實不是女人賤，是男人賤。」方才的豪笑聲此時想來有點酸。這個男人應有資格寫真正的「沙豬傳奇」。

× × ×

一個年輕的男雅痞，留過洋，絕頂聰明；理想工作（雙份）、汽車、女友、名牌服飾一應俱全。但他一點也不滿足，亟思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汽車，以及——最重要的——更好的女友。他沮喪地來找我。

——我現在發覺女人都壞透了。

——怎麼壞法？

——她們，總是要太多。

——什麼樣的要求？

——好比叫我不抽煙喝酒、不要變成工作狂、多陪她……煩透了。

——找個不會要求你的女人嘛！

——不要求的女人才不好！那表示她不關心我，不愛我，要她幹嘛？

——你這不是跟自己過不去？真矛盾！

——Well, maybe.

——說說你自己，你不要求你女朋友嗎？

——奇怪，當然會嘛。我希望她聽我的話，好好享受我對她的愛……

——你怎麼愛她？

——我自信有能力養她，所以她只要輕輕鬆鬆待在家裡養孩子、理家，不必出外工作，更不要妄想和男人一樣出人頭地，當什麼女強人。女強人我最怕！

——有什麼可怕？

——她們能力強沒錯，可是她們是在為社會作貢獻啊，這樣的女人心中怎麼會有我

——我什麼好怕？

——我什麼好怕？

——她們能力強沒錯，可是她們是在為社會作貢獻啊，這樣的女人心中怎麼會有我

——我什麼好怕？

沙凡

？怎麼可能全心愛我？我認為女人就要愛丈夫愛家、為家奉獻，那才是她們的責任。

——想不到你這麼新潮的人竟希望有個傳統妻子。

——哦，你誤會了，我不要她傳統，我要她觀念新、跟得上時代，不要她變成乏味的黃臉婆，否則我怎麼愛她？

——喂，你是在說笑，還是在對我說夢話？

——不是，我是要我幫我找女朋友。

——你……哈！真有資格成為張系國下一

篇「沙豬」小說的男主角。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這他五次外邊登他將他一個





# 從東京都議會選舉

## 論日本婦女的政治參與

「娶妻要娶日本老婆」俗諺裏的日本女性，人人跪著迎送丈夫，極端溫柔卑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確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女性在「賢妻良母」的傳統教條下，喪失了我的存在，過著「家庭就是人生的全部」的生活。戰後，民主教育的實施下，日本婦女逐漸自家庭的桎梏解放，走進了社會。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社會上頭角漸露，在各種職業上，她們也開始和男性競爭。加上日本政府自一九七五年起為配合聯合國的女權運動，訂出一套完整的婦女政策，來確保婦女的權益。同時也增設了許多婦女教育設施，讓婦女在離開學校之後，仍有接受再教育的機會。並自一九八六年實施「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以求，更使日本兩性的差距，逐漸縮小。

隨著時空的轉移，現在我們已不能夠再用過去的眼光，來衡量今日日本婦女的社會地位。因此本文擬就日本婦女政治參與的角度來探討今年七月東京都議會選舉，日本婦女的政治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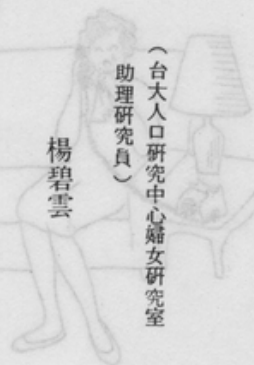


社會黨女黨魁土井多賀子

今年七月三日，東京都議會選舉結果揭曉；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嚴重的受挫，在一百廿八席中僅獲得四十三席，較現有的議席，整整的失掉了廿席。使得自民黨原佔

有半數的席位滑落到僅夠三分之一的議席，導致新的東京都議會的運作，將面臨重大的考驗。論者皆以為此次自民黨大敗的主因乃於新設的消費稅制，以及自民黨高階人士接二連三的爆發瑞克魯特牽連事件，已失人心，再加上現任首相的桃色醜聞，遂一發不可收拾。其實產生此一選舉變數的重要關鍵，當首推新首相的排開案。此一事件提供社會黨女黨魁土井多賀子喚醒婦女意識的良機，同時推舉多位女性參選。此一策略略時造成了「瑪丹娜（美國熱門歌曲的名女歌手）旋風」，吹醒了東京婦女的政治意識，社會黨也因此一舉贏得廿九個議席，陡增十七個議席。而此次參選的卅三位女性候選人，共有十七位當選東京都會員。婦女參選人數和當選人數，都創下了東京都議會選舉史上的記錄。

「每日新聞」報指出，此次的選舉中，東京的婦女用空前敏銳的眼光，對現在政權作了最嚴厲的批判。由於婦女意識的覺醒，與熱烈地投入選戰，使得婦女的選票，將東京都的政治取向改觀。以下就政治意識的角度，分析東京婦女對於瑞克魯特特事件、消費稅的導入，以及新首相的女性問題等的看法。









的投票活動上，那是不夠的，在平常也應參加政治活動，最直接的方法，乃是加入政黨。顯示出日本最大黨也就是執政黨的自民黨，其黨員數將近二百萬，其中女性黨員數將近六十五萬，佔有三分之一的比率。再者，全國五大黨的黨員總數達二百八十六萬，而婦女黨員數有九十三萬，佔三二·五%，這個數字並不算低。

政治活動除了加入政黨的方式之外，尚有加入後援會組織的方式。並不一定是某黨的黨員，但卻大力支持某黨的某候選人，成為後援會組織的一員，從事支援助選等工作。據一九八三年的全面選舉時的調查報告指出，當時有百分之十二的婦女加入後援會的組織，而加入後援會的理由，依次為「人情的緣故」、「喜歡某個議員或候選人的人品或政治主張」、「工作上的關係」。同一報告還指出有繳納會費、積極參與活動者僅佔四分之一，而僅名列入後援會的名冊的人，也佔有相當多的人數。東京都婦女的政治參與度較高，因被勸誘關係而加入後援會約佔三分之一，因此後援會的組織較能活潑運作，所以日本選舉的政黨，除了政黨運作之外，仍須依靠後援會組織的加入。此次東京都議員的選戰中，許多婦女團體都分別加入後援會組織，出錢出力，以幫助理想中候選人的競選成功。

自本次東京都議員選舉過程來看，對日本婦女而言，山移動的日子確實來到了。日本婦女已不再是沉默的大眾，她們透過選舉的參與過程，發出了女性覺醒的怒吼。東京都議員選舉結束之後，緊接著是國

會選舉，社會黨打出清新廉明的女性牌，頻頻推出女性候選人應戰的策略，一時之間頗有女權大國之勢。七月七日自民黨籍的農林水產大臣，曾出言不遜，指責日本婦女在政治領域上百無一用，極端暴露出其不合時宜的大男人主義的心態。更引起日本婦女的憤怒，迫使其不得不在翌日的電視記者會上收回不當的言論，並向日本全國的女性道歉。自民黨領導階層蔑視女

性的行為和言論，依預測很可能導致七月下旬參議院大選中，失去戰後以來所擁有的多數黨的優勢。或許自民黨將會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學會尊重女性。當然，失去女性支持的政黨，將也會失去政權，同樣的，失去男性支持的政黨，也得不到政權，因此，今後日本婦女在政治覺醒之後，除了繼續保持自我成長之外，更應努力尋求男性的支持，去參與政治。



Blowersa



# 前面的路還正長

鄭美里

## 姐妹成長營後記

六月廿九日，婦女新知舉辦兩天一夜的姐妹成長營。從政大蜿蜒上行六公里，便到達這次的活動地點——天恩宮，約有三十位年齡不一，卻同樣渴望吸收新知的姐妹參加。午餐後大家稍事休息，便展開兩天緊湊的課程。

第一場演講是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徐宗國女士，根據她對國內大學院校女教師的工作生活素質所作的研究提出報告。徐教授表示，婦女由於與他人互動、社會期許等影響，在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工作內涵，內化為性格的一部份，又反過來影響到社會期許中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成為整個社會上普遍的現象。例如：社會對男性的期望較大，而認為女性的時間較有彈性，應儘量配合她的先生。在徐教授的訪談中也碰到不少例子是女性原本可以完成更高的學業，但為了家庭考慮而中途放棄。

### 女人難為

她並進一步提出，在道德發展上，女性

以盡到自己責任為準則，而男性則以不侵犯他人權利為原則，在這種差異下，對家務事的責任感幾乎全落在女性身上，並進而內化為性格的一部份。

由於必須配合家庭，時間不能完全由自己控制，也無法完全集中心思，因此女性往往較偏向教學，而疏於研究。而在以男性為主的學科中，男學者經常可通過非正式的互動，例如私下的聚會，而獲得較多資訊，對學術研究有幫助。反觀女性因為缺乏這種非正式的人際網絡，使學術研究受到影響。

從這場演講可以更深刻體認到，在目前兩性尚未真正平等的情形下，女性要出人頭地，往往得付出加倍的心力，即使身為高知識份子的大學教師，也不能免於社會文化的桎梏。

第二場演講由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呂玉瑕擔任，講題是「基層婦女的就業概況」。她分析從事非正式部門（即地下經濟）工作的婦女，例如：攤販、家庭代工之類未受政府管轄及保障的職業。非正式

部門的工作者，有些是因為工作時間自由、賺錢快而自願投入，有些則是因為失業而作為過渡期的踏腳石，因此，非正式部門具有社會保險的功能，同時非正式部門也可提供較低的消費水平。由於非正式部門的職業千差萬別，種類分歧，很難一概而論。

晚上的第一場演講由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講師王慧君主講「女工問題的探討」。

### 寸步難行的女工生涯

王女士首先就女性勞動力開發的現況提出報告。她表示，以一個國中畢業的女生而言，從十六歲到廿歲，頂多到廿六歲，這十年的工作期間，女工心裡想的是「怎樣能使我脫離苦命的職業生涯」，但結婚並不能解決問題。以目前勞動力開發情形，婦女二度就業的比例將日漸提高，預估到公元二千元，有職業的婦女將達百分之五十。

而女性從就業前條件就受到限制，一直



到就業後的工資、進修、升遷在在受到不公平待遇，再加上婚姻問題、育兒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可以說從十六歲到五十六歲，女工的生涯每一步都是寸步難行。

接下來是分組討論時間。原本婦女新知擬了五項議題，結果因為姐妹們對其中兩項——婦女社團的成長與局限、婦女看「性」，最感興趣，因此僅就這兩個議題分組討論。有趣的是，參加婦女看「性」討論的姐妹以未婚居多。

結束一天的上課和討論之後，姐妹們有

的在通舖上交頭接耳地談心，有的早已累得倒頭大睡。

翌日上午的第一堂課，由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盧蕙馨主講「婦女成長團體的探討」，研究對象為主婦聯盟、婦女展業中心及晚晴協會。她提出這幾個團體共同的特性為：一、參加成員以中產階級為主；二、組織鬆散、無約束力，缺乏團體的共同理想，傾向個人（少數人）領導；三、無兩性抗爭的鮮明色彩，參加目的旨在加強家庭的利益，側重於女性的自我成長、反求諸己，而非向男性抗爭，這與外國的女性團體作為自覺團體與男性抗爭，有很大不同。

### 先做人，再做女人

她並建議婦女團體應先求「人」的成長，學習中性的知識觀念，再求「女人」的成長，學習再充實家庭角色，並培養自主精神。

最後一場演講由影評人焦雄屏女士，談早期的中國電影及香港、台灣電影中的女性意識。

焦雄屏表示，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的中國電影中，女性成為中國苦難的代表，因為國難家仇當頭，知識份子投入電影，在電影中有非常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三〇年代主要在談封建思想對人的束縛，傾向於悲觀；四〇年代的電影，表現女性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有覺醒的過程和覺醒後的行動。

三、四十年代的電影有非常強的寫實傳

統，延續到五、六〇年代。中共文革之後，由社會寫實變成社會主義寫實，推崇英雄主義，把女性塑造成女戰士，女性變成單面向的英雄，扼殺了寫實主義傳統和電影藝術。

### 鏡頭污蔑女性

香港方面，有所謂「軟硬電影之爭」，而以家庭通俗劇最盛行，內容不外知識份子因身份貶抑而有的哀怨，或者繼續五四傳統，討論自由戀愛、階級不平等的問題，但格局小，侷限於家庭，不再管國家大事。

六、七十年代武俠片發展，強調陽剛之氣，不再有女性插足之地，女性不是淪為附庸地位，就是等而下之飾演妓女。

七〇年代台灣流行的瓊瑤電影，完全以女性為主，適合女性的幻想，但愛情也貶抑到等同於「外貌」。所以，不論是武俠片或瓊瑤片，對女性均是貶抑。

焦雄屏並剖析台灣戰後電影的發展，從早期的政策宣傳片，到五、六〇年代的健康寫實片（其實一點也不寫實），到瓊瑤片、到新電影……八〇年代之後，大陸、台灣、香港三地的電影將一起成長。

她並認為台灣至今仍缺乏女性的導演及創作者。而媒體的觀念儘管非常混亂，對女性却有統一的歧視，這仍有待大家的努力。

結束兩天的課程，姐妹們輕鬆地用過午餐之後，搭乘山間的小巴士迤邐下山。山高水長，眾姐妹來日再見！



# 向活人要死錢？

## 不公平的遺產稅則

當秀鑾接到國稅局將秀鑾名下之財產亦列為遺產而課徵遺產稅之補稅通知時，秀鑾一臉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秀鑾現年五十歲，與夫婿宏清結婚三十年，育有子女四個，現已長大成人。三十年來秀鑾因教育程度不高，宏清薪水又微薄，為了一家六張口，秀鑾乃以幫傭方式賺錢以貼補家用，並省吃儉用，於七十年以秀鑾名義分期付款方式買了一棟房子，當時該房價不高，近年來因房價狂漲，該房子說算價值點錢。宏清卻不幸於今（七十八）年一月去世，由於宏清並未遺下任何財產，而該棟房子又是秀鑾名義，因此秀鑾申報遺產稅時未將上列入。但秀鑾却接

### 活人名下的財產

### 為何要課徵遺產稅？

到國稅局應補稅之通知，究竟秀鑾該怎麼辦？

依修正前（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六月五日生效）之民法親屬篇中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夫妻於結婚前或結婚後，若未以契約訂定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即聯合財產制為其財產制。所謂聯合財產制，係指所有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除了屬於妻的「特有財產」和「原有財產」外，其餘均屬於夫所有。

妻之「特有財產」係指：一、專供妻個人使用之物；二、妻職業上必須之物；三、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四、妻因勞力所得之報酬。

妻之「原有財產」係指：一、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如嫁妝等）；二、婚姻關係存

### 尤美女

文對遺產稅一節，其意謂：「所謂遺產稅，係指被繼承人死亡時，其遺產中，除依法免稅之遺產外，其餘遺產，應課徵遺產稅。遺產稅之徵收，係以遺產總額為基礎，扣除免稅額後，依遺產稅率計算之。遺產稅之徵收，係以遺產總額為基礎，扣除免稅額後，依遺產稅率計算之。遺產稅之徵收，係以遺產總額為基礎，扣除免稅額後，依遺產稅率計算之。」

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依此規定，實務上乃發展為結婚後夫妻所有取得之財產，均屬於夫所有，除非妻能證明該財產係其嫁妝或因繼承或受贈或其勞力所賺得之財產。如提不出證明，即使係其勞力所得或嫁妝，亦認定屬夫所有。尤有甚者，即使登記為妻名義之不動產，只要妻提不出係其購買或受贈之證據，亦認定為夫所有。夫一旦死亡，該妻名義之財產亦全部視為遺產，課徵遺產稅，因此有所謂「活人課徵遺產稅」之譏！

秀鑾名下之房子因係七十年購買，且係結婚後所購買，而秀鑾又提不出當初購買房子係以其幫傭所得辛苦繳交貸款而來，依前述規定，一律視為夫所有，夫一旦死亡，國稅局當然要課徵遺產稅。

依修正後之民法親屬篇中有關夫妻財產制之規定，結婚時屬於夫妻的財產，及婚

姻關係存續中夫妻所取得之財產，爲其聯合財產。聯合財產中，夫或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爲夫或妻之原有財產，各保有其所有權。聯合財產中，不能證明爲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爲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且妻因勞力所得之報酬不再列爲妻之特有財產。

依此規定，凡是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購買之不動產，只要登記爲妻名義，即屬妻所有，夫之債權人不得再對之查封拍賣；若夫死之，登記爲妻名義之財產亦不須再課遺產稅。

但依「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及民法親屬篇施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因此，夫或妻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取得之財產，其法律關係仍依修正前之法律定之。

宏清雖然依於七十八年死亡，但該棟房子之取得係在七十年，法律尚未修改，依前述規定，其所有權之歸屬依取得當時之法律定之，故仍適用修正前之法律，該屋記爲秀鑾名義之財產仍視爲宏清所有，屬宏清之遺產。

### 依新法主張有 $\frac{1}{2}$ 分配權 免課徵遺產稅

依修正後之民法第一〇三〇—一條規定「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

所謂聯合財產關係消滅，係指配偶之一方死亡、離婚、婚姻無效、婚姻撤銷或改用其他財產制。

依上規定，秀鑾名下之房子雖因修正前之法律而視爲宏清所有，但因宏清於七十八年死亡，即「聯合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發生於七十八年，即法律修改後，依法應有前述第一〇三〇—一條之適用，即秀鑾可主張其婚後所取得之惟一房子，因雙方並無債務，因此秀鑾有二分之一的分配權。既然秀鑾對該房子有二分之一的分配權。

即該房子僅有一半屬於宏清所有，亦即僅有持分之屬於遺產，應課徵遺產稅，宏清之繼承人亦僅得就該二分之一依法繼承。而不得侵犯秀鑾所有的二分之一。

但經向國稅局詢問，據告知迄至目前均仍全部課徵遺產稅，亦即只要是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前購買屬於妻名義之財產，全部列爲遺產課徵遺產稅，無人異議，亦無人主張有民法第一〇三〇—一條之適用。究其原因，可能係婦女仍不知自身之權益仍在而不懂得主張權利，即使知悉，因須先繳核課徵額始得申請復查，覺得麻煩而作罷。

自身權益自己爭，秀鑾應爲自己享有的 $\frac{1}{2}$ 權益申請復查，甚至採取行政救濟。■





# 從史脫樂到許曉丹

## 剖析父權社會宰制下的性與政治

李欣芳

義大利名脫星史脫樂，以其大胸脯「號召」無數義大利男士而進軍國會殿堂，她屢次在國會中裸露上身，無疑是對男性的沙文一大諷刺。無獨有偶，號稱雙乳比蘇南成的頭還大的許曉丹，近來竟有遵循史脫樂模式，企圖「裸體參政」，同樣突顯了台灣社會男性的沙文心態。

可惜的是，史脫樂也好，許曉丹也罷，在許多男性的眼中，看熱鬧的心理遠超過探討其後隱藏的玄機，而也有不少女性動輒以道德眼光來譴責他們。殊不知女性「裸體參政」的現象，如果不從性別角度切入思考，是難以看清其本質的。

性與政治，自古以來即深受父權社會的嚴密宰制，因此，最能彰顯男性社會的沙文心態。從閨房到國會殿堂，男性始終享有絕對的優勢。許史二人以性來突顯政治，造成新聞焦點，雖有點歪打正著，卻已達成向父權社會抗議的功效。

### 裸的可能

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以為，壓抑為文明的本質。在文明的束縛之下，現代人被迫犧牲原欲。馬庫色 (H. Marcuse) 便針對弗洛伊德的理論加以修正，提出愛欲解放論，企圖建立一種非壓抑文明的可能性。雖然現代是強調「性解放」的時代，現代人的性觀念也較以前開放，然而「性」作為原始關係的一種，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壓抑。

人或多或少都有自戀的傾向，同樣的，人也有裸體的欲望。但受制於社會規範，膽敢裸體的人往往被視為暴露狂。人這種於肉體的渴望，無疑是基於生物的本能，史脫樂和許曉丹公然裸露上身，如同孔雀向其異性展示華麗的羽毛一樣，雖非為了求偶，也無非是企圖以性來吸引男性的注目。

但裸體終究是表相。我們不免要問：為何裸體的始終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選美大賽裏，男人永遠無法想像自己站在伸展台上矯飾的姿態，可是卻習於拿著遠鏡往台上搜索。我們的文明社會缺少裸的文

一九八九年八月 16

化，使男人永遠對女人的身體感到好奇。許史二人不正是在呈現裸的可能？

## 裸體參政

女性作為弱勢的第二性，無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無法與男性享有對等的權力。尤其政治更是長久以來專屬男人的勢力範圍，女性在難以競爭的情況下，「性」成爲其最後的手段。許曉丹和史脫樂，使出這個有力的「武器」，向父權社會的大門叩關，企圖藉性回歸到人類的原始關係上，脫卸文明的外衣，兩性裸裎相見，此時兩性才能有平等的地位與權力。而許史二人以裸露上身挑逗男性，甚至是掌握了主動的優勢。

但是女人以「性」作為抗爭的手段，往往有嚴重的後果顧慮。古代女子不輕易以身相許，即是這個道理。同樣的，許史二人亦面臨道德觀念的嚴重考驗。尤其在稍嫌保守的台灣社會裏，許曉丹顯然背負更多的包袱。

站在真誠反省兩性平等的立場，筆者並不苟同女性「裸體參政」，（女性以肉體來取悅男性畢竟仍是一種悲哀），許史二人的行徑不足效法，因爲這畢竟是下策，但筆者對他們感到諒解。同時，我們也不必過於以道德眼光去苛責他們。

裸體參政固屬不智，婦女保障名額也無法真正解決男女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因爲保障的終究是少數），積極解決之道，是喚醒婦女普遍關心政治，訓練婦女參



政人才。美國婦運者近年來訓練婦女參政人才不遺餘力，使婦女勇於向國會進軍，即是最好的例子。

史脫樂雖然如願當上國會議員，卻堵不住悠悠衆人，至於國內衆口所矚目的許曉丹，不論她年底是否能如願當選立委，圓她的迴旋夢，在某種程度上，許曉丹可能成爲台灣社會男性沙文的祭品。

（編按：本文論點在社內曾引起若干爭議，經討論決定照原文刊登，歡迎讀者挑戰與回應。）

蒞美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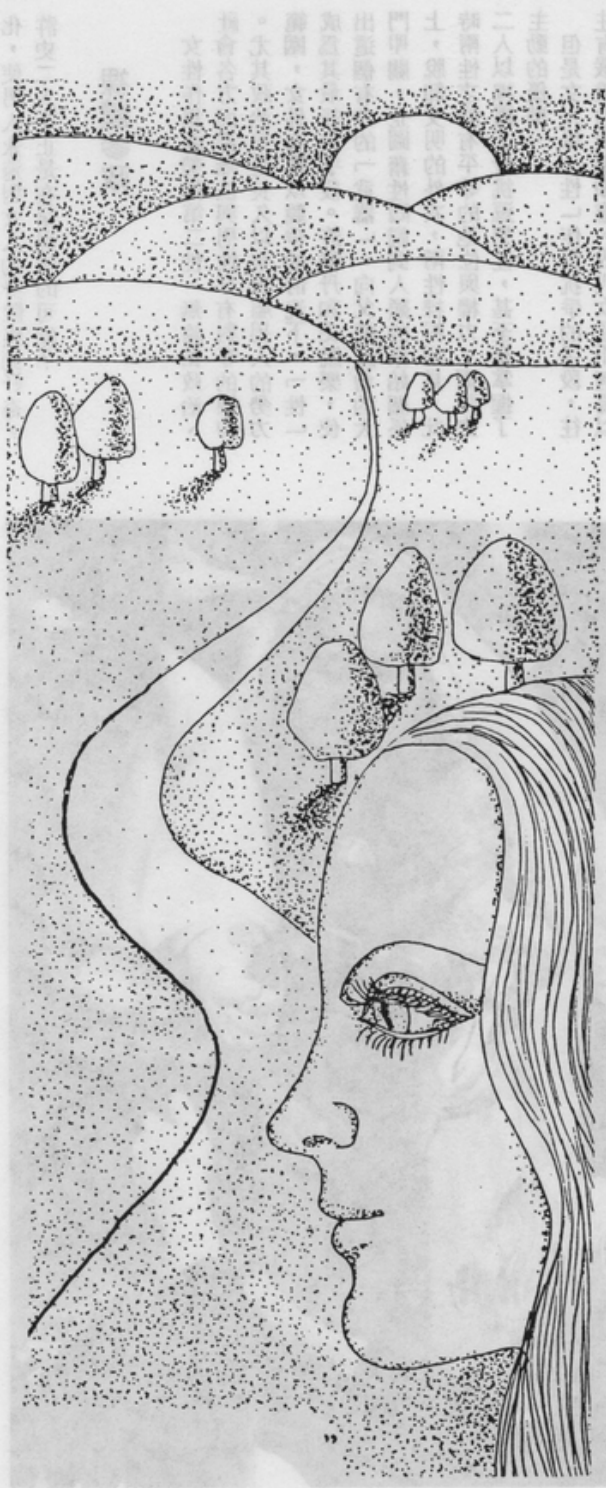
# 一樣的月光，不一樣的心境

游美末

錄音機播放著最容易牽動我思緒的日本情歌，斜躺在軟綿綿的床上，凝視窗外靜謐的夜空，那一輪明月曾經看我哭濕了多

少枕頭，伴我度過了無數長夜。然而，不到一年的時光，我走過一個讓我牽掛七年的婚姻，如今一切皆已釋然，我不再去計

較婚姻中有過的對與錯，因為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施與受之間如果失去平衡點，長期下來，再多的關愛也會疲憊，施子變





成毫無意義，而受者也不愉悅。

分居後，爲了暫時拋開他把孩子帶走的殘酷事實，我去了一趟泰國。回國時從飛機上看到桃園機場的燈火，內心有著「回家」的溫馨，忍不住期盼他能天良發現，陪著孩子在家裡等我。打開大門，客廳裏一如我離家前的死寂，更可怕的是滿屋子的衣櫃等，全被搬空了！一時之間，自己像個無助的嬰兒，整個人癱瘓在沙發上嚎啕大哭起來，哭聲充斥著整個房子，渴望全世界的人都來同情我的不幸。

哭了好久久，不知道除了哭還能做什麼。撥了電話給媽媽，她詛咒那個沒良心的人幾句後，勸我看開點接受事實，只怪自己錯將幸福託付在一個無情無義、心狠手辣的男人手上，我停止了哭泣，第一次面對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事實——他及孩子都不會再回到這個「家」！是我該挺起胸來，收拾殘局的時候了。

我不再失魂似地看一整天電視。利用農曆年假，自己動手把深褐色的房間全漆成純白色，再把屋內的傢俱重新擺設，把兒子沒帶走的玩具全部送走，免得觀物思情。

而我仍不免常走入兒子空蕩蕩的房間，望著L型的雙層牀發呆。回想起當初請木工設計上下舖的兒童牀時，老二仍在腹中，打算以後給兩兄弟各睡一張小牀，而後因老二年幼不放心讓他自己睡，所以總是與我們擠在大牀上。老大常說等弟弟長大，他就要把下舖讓出來給弟弟，誰知道老二從來沒有機會睡在爲他準備多年的床舖

上啊！摸著上舖從未使用過的彈簧墊，我的心不斷地抽搐起來，這種抽痛實在太難受了。常常不自覺地回憶以往坐在牀頭講故事給老大聽的情景，環視牆角的蛛網與書桌上厚厚的灰塵，總是耗去我大量的淚水，很想壯士斷腕把房子賣了，又捨不得。狠下心來，把兒子的房間租給兩個女生，一來斷絕了我踏入房間流淚的機會，二來給房子增些人氣，不要盡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和呼吸聲。

暫時拋開離婚與否的煎熬及想念孩子的心理掙扎，在家人的鼓勵下，去了一趟「晚晴」。全然忘了當天的講題，只記得輪到我介紹自己是離婚的邊緣人，幾個月不見兒子時，關閉了一陣子的眼淚像水龍頭重新打開傾洩，但說完後，卻有一種舒暢的感覺，尤其是在離婚婦女口中，聽到更多不幸的遭遇，同是羽毛的姐妹情誼互助而產生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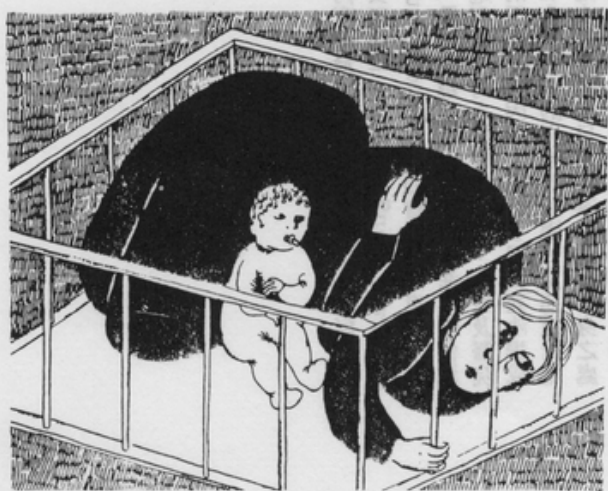
加入晚晴，參與感讓我的心有了新的歸屬，使我有獲得新生命的感覺。我開始問自己，爲什麼要將喜怒哀樂依附在一個男人的身上？尤其是一個不能與我分享喜悅、分擔苦痛、與我同步成長的男人！我默默對自己許下諾言：先讓自己活得更好，走出婚姻的桎梏，再向同樣在婚姻道路上摔倒的婦女朋友伸出援手，我不知道我能做到多少，但我知道我不能往回走，「沒有墮落的本錢，也沒有揮霍生命的勇氣，只好往上衝」。重整的第一步，就先從愛自己開始吧！

半年後，心平氣和地簽下了離婚協議書，兩個寶貝兒子的監護權在法律的歧視以

及對方堅持下歸給了前夫，我的探視權只爭取到每月半天的相處時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居然沒有與兒子過夜的權利。

就這樣，我變成一個只對自己負責的單身族，每天忙碌於辦公室、客戶、工廠間，更能放手去處理業務，工作上的成就帶給我安定感。下了班，與好友相偕逛街談心、或去聽演講，欣賞演奏會，情緒低落時，讀一些好書，或將心靈交給宗教。

每當一天的生活落幕時，我常常坐在床頭回想，爲了自己在婚姻之外開拓新的生活空間而慶幸。感謝上帝，祂雖然關閉了一道門，卻也爲我打開另一扇門。抬頭望著窗外一樣的星空、一樣的月亮，靠在雙人床上，我不禁莞爾——「生命的孤寂感，自己原是解鈴人」！





## 婦女新聞

### 美國掀起墮胎爭議

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七月三日以五比四通過十年來最具爭議性的反墮胎判決，賦予各州更大權限來禁止女性的墮胎行為。此舉已引起歐美支持墮胎團體及女權人士的強烈譴責，咸認為是剝奪女性主宰自己命運的隱私權，且將會迫使貧窮婦女再度被逼回非法診所墮胎而招致感染及死亡的傷害。

預計這項判決將會在歐洲掀起反墮胎旋風，並將影響第三世界的墮胎政策。

我國在七十三年公佈的「优生保健法」，其立法性質不鼓勵墮胎，而旨在提高人口素質。行政院衛生署日前表示該行的執行為既定政策，且國情不同，不致受到美國反墮胎判決的影響。

### 日本首相灰頭土臉

日本自民黨自瑞克魯特案，消費稅及農政問題早已大失民心，最近又傳出日首相宇野宗佑與藝妓的緋聞案，更引起反對黨及婦女團體的交相指責、在新潟參議員補選及東京都議會的選舉中，自民黨均因失

去女性選民的支持而慘敗，尤其在此次東京都議會的選舉，女性選民投票率超乎尋常達到百分之六十一，高於男性選民的百分之五十九，扭轉過去男性投票率高於女性的慣例。而三十位女性候選人中十七位當選，也創下新記錄，在在顯示女性力量的不可輕忽。這無疑是女性集體意識在政治上的反映，不僅讓執政的自民黨飽嘗敗績，未來甚至可能促使宇野下台。

### 在阿拉與現實之間

阿富汗的戰爭為阿富汗婦女的生活增加了矛盾，她們掙扎在傳統回教保守主義與現代戰爭所造成的現實之中。

由蘇聯在背後撐腰的喀布爾政府鼓勵婦女受訓，使上大學的女性增加，甚至成立了一個婦女自衛隊。但在巴基斯坦與伊朗的難民營——那裡住著五千萬阿富汗難民——基要派回教領袖更嚴格限制婦女，縮減她們與外界的接觸，要求她們穿著從頭包裹到腳的傳統長袍。因為難民營裡強調對部族的忠誠，及保守回教領袖的地位，所以婦女角色被限定在母親與妻子之上。

暢曉雁  
安小石

阿富汗最大的民間婦女團體「全阿富汗婦女議會」(All-Afghanistan Women's Council)的會長瓦達克女士說：「戰爭將越來越多的婦女帶進工作領域，她們取代男人而擔任工人、警員及醫院裡的工作。」因為大批男子已戰死沙場或應召入伍，有的則逃離家園。瓦達克說她的婦女團體幫助日增的寡婦找到容身之處，並為之爭取已逝先生或兒子的全分薪水。此外她們也訓練婦女的經濟能力，幫助她們找工作。

「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說阿富汗婦女現代化的過程不夠快，但較諸本世紀初，婦女地位已提高很多；那時的婦女只是隱藏在家裡的奴婢，毫無權益可言。」一份親政府的雜誌「今日阿富汗」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

然而，阿富汗婦女仍有遙遠的路要走。根據聯合國的調查資料，每十名阿富汗婦女就有一名死於分娩；有百分之卅九的男人能識字，但只有百分之八的婦女有談或寫的能力；數以萬計的婦女成了「戰爭寡婦」，而許多婦女遲遲不願結婚，一位年輕的職業婦女說：「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

很晚婚，因為我們不想嫁給一個兩天後會死在前線的男人。」（取材自「獨立報」，六月廿二日）

## 男女平等如廁

紐約州參議員維勒拉（Guy J. Valeria）六月初在參院欲說服同僚通過一項他所稱的「一九八九年廁所平等法案」，以解決婦女比男人花較多時間等上廁所的困擾。此法案一旦通過，將改變建築法而確保紐約州的戲院、球場、辦公室、及其他新建築設有數目相同的男女廁所。

共和黨員維勒拉說他發現在擁擠的公共場所，男人往往可以很快上完廁所，而婦女却需大排長龍。他並指出：根據華盛頓州交通部於一九八八年所作的一項結論，婦女使用廁所的時間也比男人長；男人上一次廁所平均要花四十五秒，婦女則為七十九秒。這項研究為康奈爾大學一位女研究生所作。

根據現存的建築法，一座容納一百至兩百人的建築必須設置兩個馬桶及兩個小便器（男人專用者），結果是男人有三個衛生裝置可用而女性却只有一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建築法所造成的，而與生理較為無關。」維勒拉說。

一般認為此法案將會順利通過，並且不會造成承建商的困擾，對他們而言，要裝置的廁所越多，他們也賺的越多。（取材自「紐約時報」，六月十三日）

## 大陸前妻判決違憲

台中市民鄧元貞在台婚姻被撤銷案，經鄧元貞及其在台妻子吳秀巒向大法官會議提出憲法解釋的申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六月廿三日作成解釋指出，最高法院對此案的確定判決抵觸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

這項解釋指充，修正前的民法親屬篇「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如有違反，利害關係人可在前婚姻關係消滅前，請求法院撤銷後婚」的規定，旨在維護一夫一妻制，以安定社會秩序。但在此案遭遇重大變故下，夫妻因隔離，相聚無期而發生的重婚事件，性質和一般婚姻不同；如果法院仍依上述規定，將這種有長期共同生活事實的後婚姻撤銷，將嚴重影響當事人的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而妨害社會秩序，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抵觸。

依照此項解釋，有因大陸元配來者，後婚被判撤銷而與鄧元貞有相同情況的民衆，將可提起再審，同時保有前、後婚。

## 小學女生坐枱陪酒

正當近來國中女生離奇失蹤案件不尋常增多之時，刑事警察局女警隊在台北市天祥路「夜快車」KTV，查獲有中小學女生坐枱陪酒。女警隊並已接獲多通檢舉電話，指多家視聽中心利用暑假打工名義，引誘女學生入寮賣淫。

M TV視聽中心在國內已畸形發展，結合卡拉OK的KTV及包括旅社設備的HTV，更應運而生，以色情為號召。保守估計，類似掛羊頭賣狗肉兼營色情的視聽

中心，全省在五百家左另，「夜快車」僅是冰山一角。

女警隊已接受指示，將所有檢舉電話記錄，全力追查取締。

## 其它新聞

●台北市婦女會單身女子宿舍與婦女中途之家將開放，供單身及需暫時調適的女性申請居住，洽詢電話三九五—〇五二〇。（78、6、30，聯合報）

●台北縣數個產業工會的女性勞工日前發出不平之鳴，要求事業單位重視女性勞工的升遷管道，讓有才能的女性得以一展長才。（78、7、3，聯合報）

●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調查顯示，四十年來，台灣地區婦女婚前懷孕的比率由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卅多，教育普及和教育程度提高對此並無防範作用。（78、7、3，聯合報）

●行政院青輔會所設的「青年創業貸款」審核條件中不包括「性別」一項，不論男女，只要有創業潛力，青輔會樂觀其成。（78、7、3，民生報）

●聲寶文教基金會附設的視聽圖書圖，近日將改館成國內第一個針對女性新知需求的女性資訊中心，提供國內外雜誌及書籍，預計年底達一千冊，再逐年增加。館內也將收藏女性學習活動錄影帶及女性主題電影，另外還規劃空間供團體活動或研討會使用，並將開發女性活動和出版計劃。（78、7、9，聯合晚報）



# 從理想到實踐

## 婦女聯合政見誕生

本會

適逢年底大選，本會鑒於婦女權益仍普遍受到忽視，多年來婦女地位雖有提高，但改善的步伐遲緩有如牛步，婦女同胞仍不斷承受各種歧視及痛苦。因此，本會特別將今年定為「婦女政治年」，與其它關心婦女的團體聯合展開各項活動，以超黨派的立場，積極介入選舉。以期喚醒社會大眾及候選人了解婦女的真正需要，並進而透過選票及參政，共同為改善台灣政治、社會體質，建立平等、人性化的社會而努力。

因此，本會於五月草擬了十二項婦女政見草案，內容包括工作權平等、托兒問題及修訂離婚法、聯合財產制……等，發函邀請廿餘婦女團體，在六月初召開「婦女聯合政見草案審議會」，會中決議由本會製作問卷，再次徵求婦女團體、友好團體及各政黨的意見。會後本會共發出廿八份問卷，回收十四份，經統計滙整出最受大家關心的十項婦女政見。參與聯合政見的

團體並於七月七日就十項政見分配負責議題，分頭蒐集資料，於七月十五日召開記者會，正式向外界公佈婦女團體所提出的「十大婦女聯合政見」。

記者會中，各團體針對負責的政見，分別就現存不合理的事實及未來可行的對策提出報告。

令人遺憾的是，執政黨經本會邀請，仍未派人參加；而在野黨之中，只有民進黨社會運動部參與聯合政見；工黨回函表示支持。

未來八、九、十月，本會與其它參與團體將印製文宣品，利用各種公辦、私辦政見會，散發傳單、推銷婦女政見。並呼籲婦女同胞在投票時，澈底檢驗候選人是否把婦女政見納入，以做為投票時的重要參考。而在選舉過後，更要督促當選人實踐婦女政見。透過政治參與的方式，落實婦女福利。

## 好書簡介

Tales of The Philippino  
Working Women.

馬尼拉婦女勞工的故事

編者 / Jing Perte

出版 / 亞洲婦女協會

馬尼拉的工廠女工泰半來自鄉村，貧困和被壓榨的農村經濟迫使她們離開故鄉工作，以維持家計。她們視馬尼拉為夢中之都，寄望此地能使她們脫離貧窮。

起初她們在馬尼拉當女傭、店員，經過一再的更換工作，最後多半留在成衣廠、紡織廠或電子工廠。

然而低劣的工作環境，微薄的薪資，高配額的工作及強迫超時加班，使得她們的健康情況惡化。勞動法令的維護資本家利益，工廠不人道的待遇，以及工作沒有保障使她們意識到必須組織強大的工人團體來為自己的權益抗爭。

然而資本家財勢雄厚，對於政府、法令、軍隊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抗爭的過程中，有的由於過度暴露馬尼拉的勞工問題而被軍隊打死。有人仍在繼續努力組織工運。

本書以十個女工的故事為主幹敘述婦女勞工在馬尼拉工作、生活、被剝削的情形，一直到自覺，行動、抗爭失敗，有意識的組織過程。文字簡明流暢，對於馬尼拉的婦女勞工問題有極生動的介绍。一九八四年在香港以英文發行。(高怡萍)



# 十大婦女聯合政見

- 一、立法保障婦女工作平等權
- 二、普設公立托兒所，依家庭收入高低為收費標準，並以減稅方式獎勵公私機構，設立員工托兒所。
- 三、設立勞工部，部下設婦女勞工局；或者目前勞委會應增設婦女勞工單位，保障女工權益。
- 四、雇主求才不得以性別、婚別排斥女性，更不可刊登此類廣告。年齡限制應提高至五十五歲，以利婦女就業。
- 五、教育部下設專責單位，以推行兩性平等教育。
- 六、修訂夫妻財產制，肯定主婦家務勞動。
- 七、普設婦女庇護所，救濟及輔導雛妓、被強暴及被毆婦女。
- 八、政府率先實施彈性上班制度，提倡男女合作家政。
- 九、修訂現行離婚法，保障婦女的親子權、財產權。
- 十、參考日本會館方式，充實現行婦女社會大學課程內容，使教育內容包括：社會教育、國家政策、公害、消費者權利、人才訓練等，以增加婦女再出發及再就業的能力。

參與團體：婦女新知、主婦聯盟、晚晴協會、  
婦援會、台大女研社、人本教育基  
金會、勞支會、民進黨社運部